

博物館作為語言平權實踐場域之可能性初探： 臺灣台語的推動取徑

余歡庭¹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useums as Sites for Linguistic Equality: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Taiwanese Tâi-gí Promotion

Huan-Ting Yu

關鍵詞：非制式學習、脈絡學習模式、語言平權、臺灣台語

Keywords: informal learning,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 linguistic equality,
Taiwanese Tâi-gí

¹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美術館助理研究員。Assistant Researcher,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投稿日期：2026 年 3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6 年 6 月 12 日。)

摘要

臺灣長期受單語政策影響，博物館普遍存在「華語優先」思維，族群固有語言在專業知識詮釋中長期缺席，也面臨瀕危之困境。自 2019 年《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後，營造友善的國家語言環境已成為博物館落實當代社會責任的重要課題。本研究旨在探討博物館作為非制式學習場域，推動語言平權實踐之可能性。研究核心問題聚焦於博物館如何重構母語在公共領域的使用情境？如何透過場域特質翻轉語言位階？並提出目前博物館在推動臺灣台語相關活動時，於專業轉譯人才、資源限制與認讀效率權衡等層面所面臨的實務困境。

本文以 John Falk 與 Lynn Dierking 的「脈絡學習模式」作為理論框架，針對臺灣博物館中提供臺灣台語服務之現況進行觀察彙整，並討論威爾斯國家博物館與芝加哥當代藝術館進行非主要語言推廣的國際案例，對應國內博物館以台語進行之推廣活動的參與經驗。研究發現，博物館具備物件導向與感官沉浸之特質，能有效填補學校教育與家庭傳承間的空白，以母語進行文化活動，不僅是必要的歷史還原，更能精準捕捉跨語言轉譯中難以完全傳達的語境。透過將母語由家庭內的日常對話，提升至公眾溝通的專業視野，博物館能賦予母語承載現代知識論述的能力。本文由三個面向推動取徑：於「環境脈絡」建構平等語言地景、於「社會文化脈絡」將多語服務常態化，並於「個人脈絡」開發原生內容讓觀眾連結過往的經驗與情感。

本研究認為博物館在語言復振與推廣中扮演重要的社會角色，將其視為語言權利的保障基地。以臺灣台語為核心的推廣取徑，期能作為其他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的指標性借鏡，也強調博物館作為文化平權實踐場域的獨特性，讓觀眾以最自在、最熟悉的方式，找回與這片土地對話的文化主體性。

Abstract

Taiwan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monolingual policies, leading to a pervasive "Mandarin-first" mindset within museum practice. Consequently, indigenous and local ethnic languages have been chronically absen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any now face the risk of endangermen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s Development Act in 2019, fostering a more inclusive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critical task for museums in fulfilling their contemporary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museums as sites for practicing linguistic equality within 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core research questions focus on how museums can reconfigure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mother tongue is used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how the distinctive qualities of the museum setting can help transform linguistic hierarchies.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museums when promoting programs related to Taiwanese Taigi, hereafter Taigi, inclu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the need to balance readability with linguistic authenticity.

Using John Falk and Lynn Dierking's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surveys and synthesizes current practices among museums in Taiwan that provide services in Taigi. It also examines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of non-dominant language promo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Wales and 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 and compares them with how Taiwanese museums are implementing Taigi-related programm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museums possess flexibl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bject-orientation and sensory immersion, which effectively bridge the gap

between formal school education and domestic heritage. Conducting cultural activities in one's mother tongue is not only a necessary act of historical restoration, but also accurately captures cultural nuanc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fully convey through cross-linguistic translation. By elevating the mother tongue from a language of everyday conversation within the home to one of professional public communication, museums can empower it to carry modern forms of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approach: constructing an equitabl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physical context," normalizing multilingual services in the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developing original content in the "personal context" to help audiences connect with their past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Finall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social role of museums i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viewing them as vital institutions for safeguarding linguistic rights. This approach, centered on Taigi,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other endangered national languages. It also emphasizes the uniqueness of museums as sites for advancing cultural equality, allowing visitors to reconnect with their land and reclaim their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most natural and familiar manner.

壹、前言

當代博物館的角色已從單純的文物典藏，轉向強調近用、包容、多元與永續性的社會實踐場域。在此脈絡下，語言不僅是資訊傳遞的工具，更是落實文化平權與族群認同的核心媒介。然而，臺灣長期受單語政策影響，導致社會與博物館普遍存在著「華語優先」的思維慣性，本土語言在專業知識詮釋中長期缺席，形成了學術論述與生活經驗間的語言落差。

自 2019 年《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後，政府推動關於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保存，以多元形式積極落實語言生活化、推動語言現代化、營造友善的國家語言學習環境。博物館作為非制式學習場域，具備以物件導向、高度自主性與感官沉浸的特質，為語言復振及推廣提供了獨特的實踐空間。

本文以環境、社會文化與個人等三大脈絡為框架，分析探討博物館如何重構母語在公共領域的使用情境，並以臺灣台語的推動為核心案例，藉由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以及實際參與活動的觀察，提出其作為語言平權實踐場域的可能性。

貳、博物館的當代使命

一、語言平權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於 2022 年 8 月布拉格大會中通過了博物館的新定義，將近用（accessible）、包容（inclusive）、多元性（diversity）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列為博物館的核心價值，這項宣告象徵著博物館已成為具備社會變革動能的行動主體，Sandell（2002）也指出，博物館並非中立的知識容器，而是具有積極介入社會不平等能力的機構。

根據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 2007 年《身心障礙平等方案》(Disability Equality Scheme) 中對於身心障礙文化的參與權，近用性 (Access) 指博物館提供最廣泛且適當的方式，讓所有人都能夠接觸到博物館的收藏、專業知識、設施和服務，並且積極消除人們參與的生理、感官、認知、文化、態度和經濟等障礙 (陳佳利、張英彥, 2012)。而若以博物館典藏功能的角度，博物館可以利用當代收藏與民眾的生活產生連結，透過觀眾或社區的參與合作開發新觀眾、新夥伴，並促進典藏品的近用，讓博物館成為對話與辯論的空間 (MDNW & Kavanagh, 2019)。在博物館各項特殊需求族群的文化近用工作，當小眾客製化的需求能細緻化地實踐，正適以提供所有觀眾更全人全感官的無障礙近用享受，也實踐了當代新博物館學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全人友善博物館 (Museum for All) (吳麗娟, 2019)。

而博物館無障礙環境的建置除著眼於硬體設施及特殊需求族群外，針對「語言」這類無形的文化資產，也應能有所著力與落實平權。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也是人類互動交流、建構與理解世界的最基礎認知工具，當博物館為不同語言使用者提供多語的展板文字、導覽解說或相關服務時，能消弭因為語言隔閡而產生的落差，提高不同族群對於藏品、知識、設施和服務的近用性，讓習慣非主流語言思維的觀眾不再被排除於專業敘事之外。

包容性 (Inclusion) 的概念也經常以「社會參與平等」、「融合」、「友善平權」、「文化參與權」等詞彙被提及，這些翻譯字眼雖然在意義與程度上略有不同，但究其核心的內涵應為「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平等」。透過積極促進身心障礙者及不同族群與團體的文化平等參與權，博物館可以透過展覽與教育活動，促進社會上不同群體互相了解彼此的間差異、理解歷史上衝突與矛盾的起因，進而尋求和解、相互包容與尊重 (陳佳利, 2015)。Richard Sandell (2003) 也指出當代博物館有潛力在個人、社群及社會層面促進社會包容，個人層面，參與博物館活動可以帶來提升自尊、自信和創造力等正面的成果；社群層面，博物館可以賦權 (empowerment) 社群以掌握自身生活；

而在社會層面，則可透過藏品和展覽展現其促進寬容、社群間尊重，並挑戰刻板印象的潛能。

當博物館開始引入長期不被視為主流的在地語言時，不只是近用性的提升，也是一種社會參與與互動的變革過程。透過將解釋權與語言主導權分享給語言使用社群，博物館能有效挑戰以單一敘事的實踐，使博物館真正成為動態的談判空間。當母語由私領域走進公共敘事空間，成為可以談論知識的工具時，母語使用者能感受到被接納與尊重，才能進而將博物館視為一個可以自在探索、無須刻意轉換語言使用習慣的自在空間，也誠如 Edelstein（2022）在《新基礎：包容身心障礙者的博物館實踐原則》中的論述，真正讓博物館更具包容性的是「態度」，而非單純的行動，讓特定群體參與其中，有助於促進機構內部的包容性；建立深層聯繫、勇於嘗試創新，才能讓機構文化從形式上的無障礙轉向真正平權的起點。

多元性的實踐則可體現在博物館保存物質文明時，如何處理時間、記憶與身分認同之間複雜且矛盾的關係。Susan Crane（2006）提醒，任何單一的宏大敘述都無法全面或深入涵蓋記憶的多樣性。且特定文化得以進入博物館被詮釋的可能性會因為國家權力、社會價值等因素遠高於其他文化，在這些被選定以外的文化或族群，則很有可能不會出現於博物館內或是被以不平等的方式呈現，而物件的意義也會隨著歷史語境與集體記憶的演變不斷重寫。因此博物館應要能反映更多來自不同群體的聲音，Nina Simon（2010）提出的「參與式博物館」（participatory museum），博物館廣納不同群體以不同形式參與，使多元觀點得以匯聚。透過多語原生內容的開發，博物館除了保存物件，更可以是能容納不同族群記憶的平台，在多語並陳的環境中，各異的文化能彼此對話、交織，形構出當代社會真實且豐富的文化光譜。

最終，這一切努力都指向博物館的永續性，英國博物館協會（Museums Association, 2008）將永續性定義為「在滿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損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並呼籲業界重新思考博物館在現代與未來的角色，提出環境永續性（應對氣候變遷等減少能源消耗之議題）、經濟永續性（長

遠財務規劃確保穩定營運）、社會永續性（與在地及全球社群建立深層且長期的關係）等三個面向，同時也認為博物館應從單純的物件守護者轉變為服務社會未來的動態機構，永續性是一條需要不斷反思價值觀與實務運作的發展路徑。語言作為動態的無形文化資產，其生命力取決於在公共場域中的活性，博物館提供穩定的多語服務，與在地語言使用社群建立連結，促進社會的永續性。

總結而言，當代博物館的四項核心價值環環相扣，建構了語言平權在博物館中的實踐方向，在近用（提供多語服務）、包容（促進群體間理解）、多元（接納多元詮釋與觀點）與永續（與社群長遠的關係）等面向，博物館得以將非主流語言使用者納入集體記憶的核心，也共同指向「讓使用不同語言觀眾都能以最自在且受尊重的方式進行文化參與」的最終目標。

二、脈絡學習模式

根據 John H. Falk 與 Lynn D. Dierking（2000, 2013）提出的「脈絡學習模式（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觀眾在博物館中的學習並非單向的資訊接收，而是由個人（personal context）、社會文化（social-cultural context）、環境（physical context）三大脈絡與時間因素交織而成的動態過程。試以將「語言」如何在此三大脈絡間串聯與轉化，透過環境脈絡的語言地景建置、社會文化脈絡的常態化以及個人脈絡的情感經驗，說明博物館如何從不同面向成為推動語言平權的理想場域。

- （一）環境脈絡：強調物理環境空間對於學習的直接影響，博物館內語言地景（linguistic landscapes）形塑了觀眾對語言位階的認知，作品牌、展板文字、互動裝置、導覽系統至指標系統的語言使用，都構成了博物館內學習的基礎環境。透過語言地景的建立確保環境的包容性，當弱勢語言與強勢語言具備同等的視覺地位時，觀眾能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到母語作為知識載體的正當性。

- (二) 社會文化脈絡：關注觀眾與同伴、館員以及場域整體的互動，將參觀博物館視為社交活動的一部分，而博物館內社會互動特性也同時為語言推廣提供了支持性環境。透過多語服務的常態化，當母語使用者在博物館中與館員、導覽員進行自然的母語互動時，這份溝通經驗也能賦予使用者信心，打破弱勢語言僅限於私領域使用的偏見。此外，博物館也常是跨世代共遊的場域，透過共同觀展，知識在學習社群間互相分享，形成自然的語言傳播路徑。
- (三) 個人脈絡：涵蓋了觀眾的參觀動機、先備知識、興趣、態度與其生命經驗等，Falk (2009) 也在《認同與博物館觀眾經驗》(Identity and the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 中強調觀眾與身分相關的參觀動機，有別過去以人口統計學（如年齡、性別、族群）的分類方法，這些預期會決定觀眾在博物館內的學習與參觀經驗，博物館應該重視的不是「觀眾是誰」而是「觀眾來這裡想成為誰」。對母語使用者而言，博物館開發具備情感厚度的原生內容，並透過物件的展示或推廣活動，滿足不同動機參觀者的需要，也喚起與觀眾過往的經驗與情感連結，從自我認同出發進行意義建構。

三、語言作為基本人權

根據《世界語言權利宣言》(1996)，語言權利應被視為與生存權同等重要的基本人權。學者 Skutnabb-Kangas (2000) 也指出，語言多樣性對於人類文明的價值不亞於生物多樣性，若教育或公共機構排除特定語言，迫使個體僅能以主流語言獲取資源，本質上即是對其文化權利的剝奪。而克洛斯 Heinz Kloss 於 1970 年代將語言權利區分為保障個體在私領域不受干預自由的消極容忍權 (Tolerance-oriented rights)，以及國家與公共機構應主動介入的積極的推廣權 (Promotion-oriented rights)。在強勢語言的霸權下，若缺乏制度性的支持，弱勢語言將迅速萎縮。因此，將母語納入教育與公共場域，提供學習與使用的支持環境，不僅是為了保存語言，更是為了讓母語使用者

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行使公民權，而不必為了參與社會而被迫捨棄自身的文化靈魂。博物館落實語言服務即是在公共空間中實踐這種積極的推廣權，當博物館認可並主動推廣母語時，它不僅是在傳遞知識，更是賦予母語使用者在現代社會中的文化地位，守護每個人以自身母語存在於社會的權利。

參、博物館推動臺灣台語之脈絡分析

一、臺灣語言政策發展

「臺灣台語」曾是臺灣社會最主要的通行語，根據 1915 年臺灣戶口資料中種族與語言的交叉表，顯示有 29.4% 的廣東人（客家人）、94.4% 的熟蕃（平埔原住民）以及 11.1% 的內地人（日本人）會說「福建話」，遠高於臺灣人會說日語的比率，因此獲得「臺灣語」、「臺灣話」的稱號（葉高華，2024）。然而，歷經二戰後強勢的「國語運動」，政府透過《推行國語實施辦法》將華語確立為公共場域與教育體系的唯一合法語言，其他族群的固有語言則被矮化為「方言」，並於校園中禁止使用。

從 Bourdieu（1991）的語言資本（linguistic capital）觀點，此機制建立了一套語言位階，使華語成為獲取社會資源與學術地位的唯一門檻，博物館等公共文化場域也隨之成為單語敘事的場域。臺灣人的語言教育經驗是學會華語、犧牲本土語言的過程，同時也是語言人權剝奪的過程（張學謙，2013）。根據行政院 2020 年最新的人口及住宅普查，現今臺灣約有 66.3% 民眾主要使用華語，臺灣台語佔 31.7%，客語佔 1.5%，其他語言都低於 1%，顯示國語政策已對母語生態造成深遠影響。

1987 年解嚴後，語言限制的政策開始鬆動，1993 年廢除廣播電視法之方言限制，但一直要到 2003 年《推行國語實施辦法》的廢止，才終於宣告長達數十年的國語政策正式終結，逐漸邁向尊重新住民、母語與多元語言發展的階段（林育辰，2020）。而 2019 年施行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是重大

的轉捩點，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列為國家語言，並於第四條明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以落實 Skutnabb-Kangas（2000）所主張的語言人權，確保公共領域使用母語不受歧視或限制。

對博物館而言，《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七條規定「政府應強化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的公共服務與友善環境」，更將博物館推向必須積極建構語言友善環境的位置。透過文化部「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2022-2026）」，政府機關持續加強語料保存、標準化書寫系統、優化語言認證考試、提升推廣活動之深度與廣度、營造語言友善環境、強化語言教學、推動各項輔助資源等，以落實語言生活化、推動語言現代化、營造友善的國家語言學習環境之等目標。儘管法律面日趨完備，臺灣台語仍面臨嚴峻的生存挑戰。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的「語言活力指標」對照，台語已被列為「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文化部，2022）。針對本土語言流失的問題，張學謙（2020）也提出母語優先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模式，主張結合家庭、社區與學校建立母語防護圈。在此脈絡下，也顯見博物館作為非制式學習的場域，極具實施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關鍵潛力。

當前台語面臨的復振與推廣困境，還存在於一般社會大眾普遍對於語音與文字間的關係存在誤解，以及對書寫系統（如白話字、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或漢字羅馬字並用等）的陌生與排斥。這類對母語閱讀及書寫的疏離，不僅限制了台語進入專業知識論述的可能，也讓博物館在落實語言近用時，面臨視覺呈現與大眾認知的落差。因此，博物館的挑戰不僅在於提供口語輔助服務，尚需透過系統化的轉譯與視覺呈現，逐步讓大眾熟悉台語的文字書寫系統，才有可能逐步讓台語進入專業知識體系。

二、博物館臺灣台語服務現況

本研究於 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4 月期間，針對臺灣公立博物館之官方網站、導覽服務及簡介摺頁進行資料收集與調查，設定篩選標準如下：

- (一) 行政屬性與資源指標性：臺灣公立博物館，以「國立館所」為核心調查對象，並以具備台語相關服務之「縣市立館所」為輔。
- (二) 場域類型定義與限縮：選取範圍以具備固定常設展覽空間，且實際執行「收藏、展示、研究、教育」功能之實體館舍為主，並排除性質偏向戶外遊憩、表演藝術或空間管理之「園區」或「中心」類型場域，尚處籌備階段之館舍亦不在討論範圍。
- (三) 台語服務具體性：於日常營運中，明確且常態性提供臺灣台語定時導覽、團體導覽或語音導覽之館舍。

依上述篩選標準，本文最終納入具體提供台語相關導覽服務之公立博物館共計 14 所，包含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等，依其實踐方式對應博物館經驗之三大脈絡，歸納呈現相關服務現況如表 1（各館詳細查閱網址詳見附錄）。

博物館官方網站的語言以「華、英」雙語為最基本的配置，部分館舍或許因應國際觀光需求，亦設置日語版網站，而其中又以國立臺灣博物館（下稱臺博館）針對新住民提供的多語服務最為完善，建置有印尼語及越南語版網站。目前尚未有國內館所設置台語版網頁或台語資訊專區，也反映出台語文的書寫與閱讀未能與華、英語具備同等的數位近用地位。

在導覽服務方面，以台語進行的導覽多被定位為需要主動聯繫洽詢的特別服務。目前僅有臺博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下稱文學館）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下稱科博館）等共 4 間館所提供常態性的台語定時導覽，其中又以臺博館本館每月達 4-5 場次最為頻繁，其他館所則維持每月 1 至 2 場次。團體預約機制上，臺博館、文學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家人權博物館（下稱人權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及十三行博物館等 6 間館舍在預約介面明確設有「台語」選項或備註欄，而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的台語導覽則為需要另外收費的服務，其餘館所則未於預約頁面揭露其他語言導覽服務的相關訊息，需以其他方式聯繫館方，增加母語使用者的近用門檻。語音導覽服務是目前各館所台語化相對完整的部分，透過數位方式有效解決現場專業導覽人力不足的問題，然而，其文稿多為華語版本的直接翻譯，較少針對台語語境進行原生的敘事設計。其中科博館的台語轉譯相當流暢，許多字詞以符合台語語感的方式表達，不僅只於字面上的逐字翻譯。

紙本簡介摺頁作為觀眾入館後最直接、具備手感的資訊載體，其語言多樣性也反映了館方對不同文化族群的重視，目前僅有臺博館、人權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下稱史前館）南科考古館以及十三行博物館等 4 間館舍推出台語版本的簡介摺頁。其中，史前館南科考古館採用全羅馬字系統²值得一提，有別常見的「全漢字」或「漢羅合用」之書寫方式，或許降低了溝通效率，但具有高度的指標性意義，挑戰了民眾的閱讀習慣。而臺博館 2026 年推出的「臺博好物仔」華、台語雙語摺頁則呈現了另一種兼顧美學與近用的轉譯路徑，將必看經典館藏轉換為細緻的插畫，提供每一件文物的台語名稱以及部分文物的細節說明；在參觀資訊的部分，可以看出為台語原生敘事，語氣自然流暢具親切感。摺頁攤開是精美設計編排的海報，甚至延伸至拼圖商品的開發，提供語言服務的同時也推出具收藏價值的文創商品（如圖 1、2）。

近期雖也有越來越多館舍推出形式豐富的台語主題活動，如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將考古專業知識進行台語文的標準化，積極推動全台語導覽、考古體驗營、繪本出版與 Podcast 等活動，獲頒教育部「115 年表揚推展本土語

²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簡介摺頁，
<https://file.mo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k3L3JlbGZpbGUvMC84OTEyLzY2ZTliMTUzLzE2NzgtNDA0Yy04NTVjLTU4NGI3M2FkNDRkYy5wZGY%3d&n=5Y%2bw6Kqe54mIXzlwMjQucGRm&icon=.pdf>。

言傑出貢獻獎」³團體獎，為全國首座獲此殊榮的博物館，但就現況觀察，目前臺灣台語服務在多數館舍中仍被視為特殊需求，而非館務運作的基本核心，如何整合資源系統性建置母語友善環境，仍是臺灣博物館邁向語言平權的重要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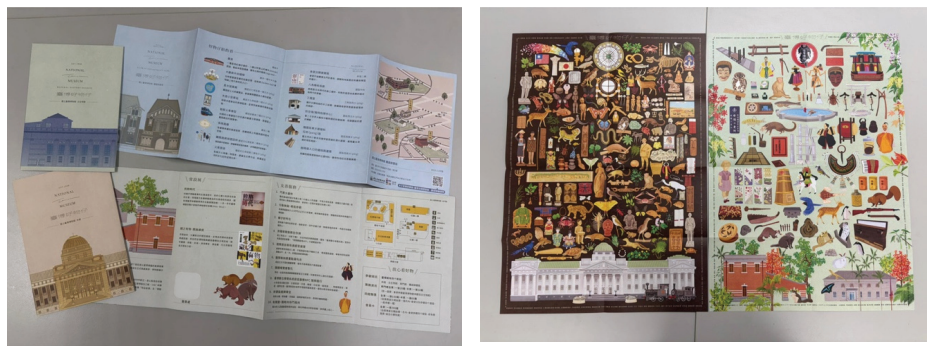


圖 1、2 臺博館「臺博好物仔」台語摺頁

表 1 博物館臺灣台語相關服務現況

實踐維度	實踐方式 (服務載體)	館所現況盤點	分析與說明
環境脈絡 (視覺與空間地景)	官方網站	本研究盤點之 14 所公立博物館皆未設置台語版本官方網站、母語友善專區或台語文相關資訊專區。	14 所館之官方網站全數配置華語與英語，其中 7 所並建置日語版、3 所建置韓語版官方網站；臺博館更建置了印尼語與越南語版本。相較於國際外語及新住民語言逐步受到重視，臺灣本土語言未能取得對等的數位近用權，反映本土語言於公共資源配置上之落差。
	紙本摺頁	共 4 所館所提供台語文本紙本摺頁：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	未提供台語版本之 10 所館舍，紙本摺頁多製作英語、日語等國際外語版本，其中國立臺灣歷史

³ 教育部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https://nlaward.moe.edu.tw/trophyarea>。

實踐維度	實踐方式 (服務載體)	館所現況盤點	分析與說明
		紀念園區、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	博物館更製作包含東南亞語言高達9種語言版本 ⁴ ，卻未有在地本土語言版本，與數位載體之官方網站呈現一致情形。
社會文化脈絡 (互動與推廣服務)	定時導覽	常態性提供台語定時導覽者計4所：國立臺灣博物館（本館每月4-5場次、鐵道部園區每月2場次）、國立臺灣文學館（每月1場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每月1場次）、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每月1-2場次）	定時導覽作為博物館之主要公眾教育服務，然而高達71%的館所未安排台語定時導覽，可提供之館所場次推出頻率亦至多每週1場次，相較於主流語言服務的普遍性（多數館舍為每日1-2場定時導覽），使用台語之觀眾面臨缺乏常態化服務之近用落差。
	團體導覽	團體導覽預約介面明列台語選項者計6所： 國立臺灣博物館（固定主題包含本館「發現臺灣」、「博物臺灣」以及鐵道部園區「認識鐵道部園區」，古生物館、南門館及其他主題需另洽）、國立臺灣文學館（建築+常設展導覽）、國立臺灣美術館（視情況輔以華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並有1所館舍列為特別收費服務： 國立科學教育館，華語以外導覽（台語、客語及外文）為需要另外收費之服務，且能否提供將視相關資源可調度情形而定。	多數館所仍將台語導覽視為「必須主動聯繫」的特殊需求，而非日常業務中的一個選項，且可預約項目通常也有限制特定主題。甚至如國立科學教育館將華語以外語言導覽設定為須另外付費之服務，且具高度不確定性，此不對等機制提高了非主流語言使用者之近用門檻。
	語音導覽	除國立科學教育館以現場科學演示、定點解說等活動為主，未提供任何語言版本之語	語音導覽是各館相對完整的部分，以數位工具輔助有效填補現場專業台語導覽人力之不足，但

⁴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平面圖摺頁，
https://www.nmth.gov.tw/download_table.aspx?n=4230&sms=13184&_CSN=842。

實踐維度	實踐方式 (服務載體)	館所現況盤點	分析與說明
		音導覽服務外，其餘 13 所全數皆有提供台語版本之語音導覽服務。	多數內容製作皆為華語版本逐字翻譯，無法顧及台語特有之敘事美學，內容的產製仍高度依賴主流語言。
個人脈絡 (台語原生內容與文化認同)	展示內容之詮釋觀點或主題教育活動等	目前本研究討論之 14 所公立博物館中皆未有「直接以臺灣台語為核心思維、展示詮釋觀點與本體知識建構」之相關內容，目前博物館辦理台語相關教育活動多為非常態性，且缺乏系統性的原生內容開發。	現況顯示，臺灣公立博物館的語言平權仍多停留在外在服務的滿足（社會、環境脈絡），在展示內容之詮釋觀點上，缺乏能觸動觀眾先備知識、生命經驗與文化認同的「原生內容」開發。 當多數館舍僅提供逐字翻譯的工具性服務，而缺乏具備情感厚度的原生詮釋時，難以回應母語使用者在館內尋求認同與生命經驗連結之深層動機。

肆、邁向多語的博物館：威爾斯與芝加哥之案例

本章以威爾斯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Wales）與芝加哥當代藝術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作為兩個國際案例，分別由政策強制力與社會包容性兩種出發點探討博物館如何落實語言正義並維繫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進而回應當代社會對於語言平權的訴求。威爾斯國家博物館的案例具「由上而下（Top-down）」法制化路徑的代表性，將語言權利視為公民基本權利，對於正處《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初期的臺灣而言，具有制度面上的參考標竿意義。相對而言，芝加哥當代藝術館則呈現了「以社群需求為導向」的社會包容路徑，透過對當地拉丁裔等特定社群人口結構的敏銳回應，將多語服務視為館務營運的核心，降低非主流語言使用者進入文化領域的門檻，同時回應博物館經驗中個人脈絡與情感共鳴之需求。

這兩個案例共同揭示了博物館作為語言平權實踐場域的可能性，並引發另一層面的對照思考：當代博物館對於多語言的關注，不僅限在對於瀕危語言的保障與復振，而也可能是基於社會人口結構變遷的主動回應，作為維繫

機構營運發展的觀眾開發策略之一，在臺灣博物館營運朝向行政法人化發展的趨勢下，除具備社會包容價值的語言權利保障外，實務面重視成本效益以邁向永續經營的策略亦值得參考借鏡。無論是威爾斯透過國家預算賦予少數語言公共行政的平等地位，或是芝加哥當代藝術館因應移民人口，關注社群文化認同以爭取服務更多觀眾，透過與主導語言並列的視覺呈現及內容提供邏輯，讓少數語言不再僅存於私人領域，而在公共場域中獲得身分的承認與文化尊嚴，為博物館多元性與包容性的體現。

一、由上而下的語言正常化

威爾斯語（Cymraeg）作為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活語言之一，不僅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演變，更是威爾斯民族在英國政治版圖中尋求主體性的軌跡。自 16 世紀亨利八世通過的《威爾斯法案》（Laws in Wales Acts），標誌著英格蘭對威爾斯的正式合併，英語被確立為唯一的法律與行政語言，威爾斯語隨之進入長達數個世紀的邊緣化困境。19 世紀的工業革命與教育普及浪潮，更一度將威爾斯語貼上「落後」與「低下」的標籤，甚至透過羞辱性的手段企圖根絕其族群記憶（Griffiths, 2021／王翎譯，2023）。

20 世紀中崛起的語言權利運動，推動威爾斯語逐步重返公共空間。1993 年與 2011 年的相關法令正式確立了威爾斯語的官方地位，也建立了一套嚴謹的語言標準（Welsh Language Standards），涵蓋服務提供、政策制定、營運、記錄保存、推廣等五大面向。威爾斯語不再僅是少數人的母語，而是國家運作不可或缺的法律義務。威爾斯政府進一步提出「Cymraeg 2050」願景，期待 2050 年前達成百萬使用人口，並將具備基礎會話能力的人口比例由 2013 年至 2015 年的 10% 提升到 20% 的目標，實現威爾斯語屬於所有人的願景（Welsh Government, 2017）。

威爾斯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Wales）成立於 1907 年，由政府資助營運，共管理七座各具特色的館舍。威爾斯語在博物館中，不只是提供

翻譯服務的附加選項，而是詮釋威爾斯歷史文化的主體路徑。《2024／25 年度威爾斯語報告》詳盡說明了一個博物館可以如何落實法律規定的語言責任。為在公共場域讓「威爾斯語常態化」，博物館從官方網站、社群媒體、年度計畫與報告到實體展覽的導覽解說等，皆以雙語作為預設邏輯，確保威爾斯語使用者在獲取知識時享有與英語使用者完全平等的權利與尊嚴。員工也被受訓以威爾斯語作為首選問候語，看似只是行為上單純而細微的改變，實則意義重大，透過國家博物館作為威爾斯語先行的語言示範場域，讓威爾斯語重回日常直覺。

專業層面上，每當博物館在策劃新展覽、建設基礎設施或調整營運方針時，在前期規劃階段就必須先評估這些措施是否會削弱威爾斯語的使用機會，這種檢視機制也確保了語言議題不會在繁瑣的行政流程中被忽視，也避免語言服務被視為「事後翻譯或補充」。館內所有展覽都以雙語進行製作，確保文化敘事的主體性，在處理威爾斯歷史文物或民俗研究時，威爾斯語無疑是解讀的最佳關鍵工具，並確保這些詮釋在同一文化脈絡及語境下發生。

博物館有意識地在教育推廣活動中設計大量以威爾斯語互動的環節，像是舉辦威爾斯音樂節、參與威爾斯國家文化節、為威爾斯語使用者舉辦的小組會話活動等；全齡關懷方面也開發了威爾斯語的「與失智症共存工具包」（Living with Dementia Toolkit）。在語言教育方面，除了為成年人提供學習和練習威爾斯語的機會與活動外，也為學校提供結合實體與線上的教學課程，根據威爾斯新課程標準採用多語教學，將威爾斯片語和內容融入以英語授課的活動中，幫助學齡兒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使用威爾斯語。博物館除了是為大眾開放服務的機構，同時也是數百名員工的雇主。透過組織內部的威爾斯語培訓，雙語化通訊（電話、會議、書信），以及對新聘人員語言能力的嚴格要求等，也持續配合每年舉行的威爾斯語推廣活動「**Siarter Shwmae**」，鼓勵大家以「**Shwmae**（你好）」開始進行日常對話，鼓勵非流利使用者在工作環境中大膽開口，建立具包容性的語言環境。

威爾斯語能從歷史低谷走向法律保障，是國家語言政策與文化覺醒共同作用的成果。威爾斯國家博物館的雙語實踐將語言權利具體落實於文化機構，也說明語言復振與推廣不應停留在感性的文化認同，而必須透過嚴謹的制度革新來達成。對威爾斯而言，這門古老的語言更是面向未來、建構多元包容社會的核心動能。透過持續的努力，威爾斯正向世界展示著一個曾經面臨消亡威脅的語言，如何在現代國家體系中存活，並進而確立其在國家族群認同中的關鍵地位。

二、美術館作為「翻譯區」(Translation Zones)

美國僅次於墨西哥擁有世界第二大西班牙語人口，全美共有 4,300 萬人（約佔總人口的 14%）在家說西班牙語，對於渴望吸引新觀眾的博物館而言，這個數字背後蘊藏著很大的機會（Colón, 2025），讓展覽的內容更容易被非英語使用者理解，除了語言平權的理想外，同時更是來自商業上的考量。芝加哥市（Chicago city）作為典型的移民城市，擁有近三成的拉丁裔人口，主流藝術機構的敘事語境長期以來僅以英語進行美術館展示的當代藝術內容，往往與在地社群的生活經歷不完全契合。

芝加哥當代藝術館自 2001 年起正推行的「雙語計畫」是當代美術館面對多語議題的代表性案例，聚焦於城市移民社群的文化認同建構。館方將西班牙語翻譯納入「詮釋部」的核心業務，讓「翻譯」不再只是展覽完成後的外包作業，而是從籌備之初便將西班牙語使用者納入考量。自 2023 年一檔指標性展覽《地平線之間：芝加哥與波多黎各之間的藝術與激進主義》（*entre horizontes: Art and Activism Between Chicago and Puerto Rico*）推出後，館內所有展覽的作品標籤以及牆面展版文字都採英語、西班牙語並列共陳，讓不同族群在獲取藝術知識時，都能保有相同深度的文化理解力（Oliva, 2025）。

除展廳內文字的雙語並列，館方更透過焦點團體察覺到語言地景對觀眾來說和翻譯美術作品一樣重要，指標和展示內容都要經過完整正確的轉譯才

能讓觀眾充分體驗博物館（Oliva, 2025）。為了更貼近在地文化脈絡，館內首位拉丁裔西班牙語專任雙語編輯奧利瓦（Antonio Díaz Oliva）與團隊編寫了《西班牙語風格指南》，細緻處理芝加哥當地特有的「MexiRican」（墨西哥與波多黎各混合語彙）等語法問題，避免使用生硬的字面上直譯，以及要因應受眾對象進行語境的適當調整（Oliva, 2025）。館長 Madeleine Grynsztejn 也表示：「如果不提升語言近用服務，我們將無法達成以藝術家和觀眾的關係為中心，盡可能擴大受眾範圍的使命」（Halperin, 2025）。

奧利瓦也進一步提出「博物館本身即是翻譯區」，強調語言和文化之間的流動一直是博物館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也與人類學者 James Clifford 於 1997 年提出博物館作為「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的概念相符，當博物館成為接觸帶時，應作為不同文化對話、碰撞與權力互動的動態空間，必須打破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將文物的來源社群視為平等對話的夥伴，而非單純的資訊提供者。當代藝術的範疇裡，翻譯不僅發生在不同語言的文字之間，也不斷在視覺感官、數位工具等多重語言中發生。藝術家們透過作品語言表達想法，策展人將藝術家的語彙轉化梳理，撰寫展覽論述文字，而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進行觀看、用自己的方式嘗試理解，美術館展覽本質上就是在連結各種不同的意義體系。許多藝術家亦曾透過作品質疑英語的支配地位，如克羅埃西亞的觀念藝術家 Mladen Stilinović 在其作品《不會說英語的藝術家不是藝術家》（An Artist Who Cannot Speak English Is No Artist）⁵中，也運用文字探討語言如何塑造感知並強化權力結構。而美術館應該積極面向這些批判性的探索，成為連結不同社群的生活經驗與社會現實的媒介。

當代藝術館作為流動且具備中介功能的「翻譯區」，翻譯也體現在深層的文化詮釋中。館內並列的西班牙語同時也提醒著主流英語觀眾，英語並非理解世界的唯一通道。透過雙語並置的空間營造，博物館也挑戰了深植於西方機構文化中單一語言的世界觀，並促使觀眾進一步思考「美國例外論」

⁵ 比利時安特衛普當代藝術博物館（M HKA），
<https://ensembles.org/items/an-artist-who-cannot-speak-english-is-no-artis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種認為美國在歷史、身分與文化上具備獨特性，驅使美國在國際間追求領導地位，在法律與制度上維持自身的特殊地位，具優越感與使命感的意識形態（Thimm, 2007）。此種多語實踐顯示當代博物館有責任隨著觀眾結構的變化及需求與時俱進，翻譯不只是知識內容載體的轉換，也同時是對於語言權力的協商。當美術館願意將少數語言納入機構的核心，正視不同族群的需求，不僅提升文化近用權與藝術的可及性，也更能透過當代藝術的語彙，鼓勵人們進一步關注、思考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議題，為跨文化對話提供具包容性的場域。

三、與臺灣的比較與對照

威爾斯與芝加哥的案例分別呈現了由政策體制與觀眾需求面向推動非主流語言的實踐路徑，在博物館中將少數語言提升至與主導語言對等的地位，而臺灣博物館內在推動臺灣台語相關內容服務時，仍面臨制度、語言使用人口與認同等挑戰，試以表 2 比較此三地區非主流語言發展情形。

威爾斯的成功基於《威爾斯語言法》賦予的法律義務，要求公共機構必須平等對待英語及威爾斯語，並有專案款項穩定支持，臺灣雖已有《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法律保障，但在實務執行上仍多以「計畫型補助」為主，缺乏將多語服務納入例行預算的常態機制。而芝加哥案例的成功核心在於人口屬性，博物館透過雙語化及細緻的翻譯策略提升移民社群文化參與，進而達成美術館永續經營的目標。然而當台語不再是年輕世代的首選溝通語言時（台語使用人口中 45 歲以上者佔 75.2%⁶），台語在公共場域的使用需求被華語稀釋，也難以仿效芝加哥當代藝術館之模式，基於回應人口結構變化與潛在觀眾開發之營運效益進行對非主流語言的資源投入。

⁶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 年人口普查，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Create=1&n=2755&state=1327FD6AD8DCDA52&s=230300&ccms_cs=1&sms=11065。

再者，文字系統本身的性質差異亦是臺灣在推動台語平權時，難以直接複製西方雙語模式的原因之一。在威爾斯與芝加哥的案例中，無論是威爾斯語、英語還是西班牙語，皆屬於拼音文字系統，在視覺辨識與書寫邏輯上具有高度連貫性，而台語文可以羅馬拼音文字或漢字進行書寫，漢字系統為語素文字（Logographic），其符號可同時表示語詞的意思和音節的念法，普遍習慣「見字知義」的臺灣觀眾轉向閱讀拼音文字將面對巨大的切換壓力，也缺乏認同感；而若全以漢字系統書寫，則也會面臨如字形繁多、字音字義變異多、詞彙差異大等諸多問題（洪惟仁，2010）。這種對於文字性質的既有印象，使得臺灣博物館在推動語言平權時，尚需克服視覺美學與專業權威被漢字壟斷的長期困境，以及臺灣一般普遍認知的「雙語」指的是華語及英語，而非「華語與臺灣本土語言」，也反映了社會長期以語言的工具性衡量其價值的思維慣性，在 2019 年起國家推動「2030 雙語政策」後，更是加深英語為唯一具競爭力語言的社會印象。在臺灣多族群、多語言並存，台語識讀人口分布不均等情境下，博物館的語言平權實踐不能僅為國際經驗的移植，更需以具文化主體性的策略尋求更多可能性。

表 2 威爾斯、芝加哥與臺灣非主流語言發展情形

地區	威爾斯	芝加哥市	臺灣
主要通行語言	英語	英語	華語
其他語言 (使用人口比例)	威爾斯語 (17.8%) ⁷	西班牙語 (23.9%)、其他印歐語系語言 (5.6%)、其他亞洲及太平洋島嶼語言 (4.4%)、其他 (1.5%) ⁸	台語 (31.7%)、客語 (1.5%)、原住民族語 (0.2%) 及其他 (0.2%) ⁹
驅動因素	具民意基礎的國家政策：基於「Cymraeg 2050」法律強制力，語言作為國家族群認同的一部分。	人口結構：回應當地不同族裔社群之文化參與權益，觀眾開發需求。	國家語言政策：現行多數公立博物館執行相關活動，由「文化部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經費支持。
語言地景	雙語路標。 博物館內展板文字、官網、指標系統以英語、威爾斯語並陳，行政往來包含電話、會議、書信均鼓勵以威爾斯語進行。	芝加哥當代藝術館內雙語化的展覽與指標系統，確保不同族群在獲取藝術知識時能保有相同深度的文化理解力。	雙語路標（華語、英語）。博物館內以華、英語為主，台語及其他語言服務多集中於語音導覽或特定教育推廣活動。
博物館專業人力	制度化：行政與第一線人員普遍具備雙語能力，為基本職能要求。	中介者角色：芝加哥當代藝術館聘用專任雙語編輯，確保產出內容。	外部專家協作：多透過委託專家顧問進行專案合作。
語言認同	威爾斯族群：依循當地政策，威爾斯語人口穩定且具族群認同。	移民社群：移民社群對於母語的使用慣性，降低參觀美術館之門檻。	多元、多語的社會：透過母語重新連結土地與文化主體性。

⁷ 英國 2021 年人口普查 (Census 2021)<https://www.gov.wales/wellbeing-wales-2025-wales-vibrant-culture-and-thriving-welsh-language-html>⁸ 美國人口普查局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Table S1601) ,<https://data.census.gov/table?q=ACSST1Y2024.S1601&g=160XX00US1714000>。⁹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 年人口普查，<https://ws.dgbas.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YzL3JlbGZpbGUvMTA5ODAvMjc2ODYvN2M1ODIiNDYtZmJkZS00MTBILTgyNmMtZTA2MGMyMTRhYzdjLnBkZg%3d%3d&n=MTgzMTE1MTgxNk9NMjZNSE83LnBkZg%3d%3d>。

伍、博物館內臺灣台語的推動

在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政策驅動下，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於博物館等社會教育機構投入相關發展，近年來，臺灣各館舍也積極投入以臺灣台語進行的相關推廣教育活動與成果出版，本章提出筆者實際參與活動之親身觀察，探討目前臺灣台語以何種形式進入博物館，並分析其在當代博物館場域中的文化轉譯路徑與社會包容實踐。案例選取以對歷史詮釋的真實性及場域的一致性為考量，以太平國小博物館「黃土水與孩子們」台語導覽、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時間來的車》戲劇導覽與國立臺灣美術館 Podcast 節目《畫臺灣、臺灣話》為案例，最後回應前述關於台語書寫系統的規範化挑戰與視覺慣性，將語言從口語延伸至文字視覺之知識建構過程，以內容分析討論博物館台語繪本出版品的發行現況。從實體場域至數位雲端，從感官體驗至出版品發行，臺灣博物館針對台語所展開的相關推廣已呈現高度多樣性，尚有以兒童、親子為主要目標對象之台語營隊、繪本說故事等不同形式之活動，惟因其性質更偏重語言能力的基礎培養與環境營造，與本文聚焦之藝術與歷史詮釋層次有所差異，不列於討論範圍。上述各類實踐形構出臺灣當代博物館的獨特風景，也具體呈現博物館落實語言平權之多重可能性。

一、實體場域的還原：「黃土水與孩子們」台語導覽

位於臺北市大同區的太平國小，前身為日治時期的「大稻埕第一公學校」，亦為臺灣雕塑先驅黃土水的母校。黃土水將 1920 年於東京美術學校的畢業創作《ひさ子さん》（Hisako-San，久子小姐）親自贈送給母校，而後這尊大理石雕塑在校園內曾長期被安置於校長室、校史室，直至北師美術館「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展覽¹⁰（展期：2020 年

¹⁰ 北師美術館「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展覽，
<https://montue.ntue.edu.tw/theeverlastingbloom/>。

10月17日至2021年1月17日），才經專業修復，重現於公眾視野。2025年7月3日黃土水130歲誕辰這天，太平國小博物館正式開館，《少女》胸像承載著黃土水對故鄉的情感與理想，回到大稻埕孩子們面前。

「黃土水與孩子們」展覽（展期：2025年7月3日至2026年6月30日）的台語導覽活動由太平國小藝術領域退休教師陳志銘老師研發並親自講述，於2025年11月及2026年1月辦理共2場次，開放民眾報名參加¹¹。陳老師全程一小時以流暢的台語進行解說，即使涉及專業用語亦不轉用華語替代，提供全面而純粹的台語環境。台語是黃土水的母語，更是他構思藝術創作時最原始的思維語碼，而以台語獨有的聲調與韻律進行導覽，彷彿帶領聽者跨越百年時空，回歸黃土水當年的生長語境。解說中形容少女神韻的「恬靜（tiām-tsīng）」或「定著（tiānn-tiòh）」，相較於華語的「文靜」或「莊重」，也似乎更能精準捕捉黃土水雕刻刀下那種內斂且具生命韌性的氣質。這種語言層面的精準度，或許就是任何翻譯都難以全然解釋與傳達的文化原味。

臺灣美術在學術體系中多以華語進行詮釋，然而某些藝術家作品中深具「在地主體性」，若抽離當時的語境，往往難以完整再現其歷史厚度與情感張力。而在校園博物館這樣特定的空間場域，過往曾因「國語運動」高度管制、受壓抑的母語，成為導覽活動中解說、詮釋作品的語言，這樣的時空對照也呈現了語言權力關係的轉變。以作品創作時代的通行語進行對作品的欣賞與理解，這些學術脈絡與歷史知識，似乎離我們更加貼近。當導覽語言與創作語境高度重合時，或許對於藝術的理解與感受也能超越視覺感官，喚起更深層的文化認同。

黃土水1922年在《東洋》雜誌以日文發表的〈出世佇台灣〉曾言：「生佇這個國家、就愛這個國家，生跼這片土地、就愛這片土地，一般

¹¹ 太平國小博物館：<https://mtpes.com.tw/events/all>。

攏是按呢。雖然講藝術無國境的差別，佇任何所在攏會當創作，毋過終其尾猶是會懷念家己出世的土地。咱臺灣是美麗的島嶼，閣較予人懷念。」（黃郁欽，2024）這場台語導覽活動在意義上，可以深刻感受到過往臺灣歷經殖民的歷史痕跡，也讓藝術教育回歸這片土地的主體性。在黃土水的母校看著他留給學校的禮物，並以他最熟悉的母語進行對話，或許也正是「愛這片土地」溫暖且鮮活的實踐。



圖 3、4 太平國小藝術領域退休教師陳志銘老師以台語進行導覽

二、沉浸式劇場：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時間來的車》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日治時期原為臺北北警察署）的戲劇導覽《時間來的車》，由「移動故事屋」團隊策劃執行，於 2025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共演出 4 場次¹²，這場沒有固定座位的行動劇，為以非主流語言進行歷史轉譯提供一個真實且具溫度的案例。戲劇導覽全長約 40 分鐘，由館舍大門口主角「博士」收到一封神祕信件開始，觀眾隨著演員的移動一步步踏入館內常設展廳，穿越回到 1920 年代的臺灣，見證二林事件的抗爭現場。館內昏黃燈光下，警察的呵斥聲近在咫尺，肅殺的氛圍讓人震懾，現場觀眾也瞬間

¹² 新文化同樂會 | 戲劇導覽，<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506091132241944840693>。

屏息。扇形拘留室與水牢見證了無數思想犯的抗爭，當「蔣渭水」在觀眾眼前被警察押走時，觀眾也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與前人共同呼吸、感受見證那股時代張力，這種歷史重現的行動劇打破了舞台與觀眾席的界限，歷史與建築相互重疊，現實與戲劇難以分界，也讓人深刻感受到前人努力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

這場演出的語言處理極為細膩，全台語的設定不只是戲劇風格上的選擇，更是基於歷史真實的必然。劇中博士稱呼所有的觀眾為「lú」（汝），蔣渭水則講著極具識別度的宜蘭腔台語，一開始或許還感到陌生，但就在不知不覺中，因著這些小細節回到 105 年前的臺灣。當時的臺灣社會，知識分子覺醒、街頭抗爭、警察與思想犯之間的對峙，皆是以台語及日語進行，華語作為當時尚未進入臺灣生活脈絡的「外來語言」，無法承載蔣渭水為臺灣把脈時那種切膚的憂慮，也無法還原當時底層社群在面對權力壓迫時的生命張力。透過母語的講述使歷史理解從文字上的閱讀擴展成最直接的身體感受，讓觀眾真切地體會當下的時代氛圍。

《時間來的車》僅有 3 位演員參與演出，從一人分飾數角的靈活切換、高度還原的服裝與道具、館內實景保存的場景運用、到語言上地方腔調的考究等，但都細膩展現了博物館以沉浸式戲劇導覽為方法，引導觀眾理解臺灣的歷史文化與主體性。當母語回歸特定的生活場景與歷史脈絡時，更能產生文化共鳴與力量。



圖 5、6 《時間來的車》演員結合館內展示物件及保存實景進行演出

三、數位媒介的非視覺體驗：Podcast 節目《畫臺灣、臺灣話》

國立臺灣美術館（下稱國美館）於 2025 年推出的全台語 Podcast 節目《畫臺灣、臺灣話》¹³，則展現了美術館如何跨越實體圍牆，將視覺藝術轉譯為無障礙的聽覺體驗。透過 Podcast 的數位傳播，以「時代印記：國美典藏常設展」為基礎，將臺灣美術史轉化為更輕盈、更具滲透力的方式，走入家庭與通勤途中。這種「不看畫也能聽懂畫」的作法，不僅打破了地理限制，更為視覺障礙者或高齡受眾提供了一種具備包容性的感官平權路徑，以熟悉的母語親近、認識臺灣美術發展。

節目敘事建構跨世代共學的橋樑，透過「阿框伯」、「阿彩媽」與「畫布貓」等具親和力的角色，將年代、技法與藝術分析等包裹在代表五個不同時代的聲音劇場中，節目中也安排台語小教室，讓語言學習與藝術欣賞並行，並開發製作共學材料包提供聽眾填寫問卷回饋索取，包含臺灣台語單字卡和角色指套娃互動遊具。當長輩以熟悉的母語認識藝術作品時，也更能與其自身生命經驗連結，並透過親子共聽、共學、共玩，達成自然而然的母語傳承。

¹³ 國立臺灣美術館 Taiwan 美術時代錄第二季《畫臺灣、臺灣話》，
<https://event.culture.tw/mocweb/reg/NTMOFA/Detail.init.ctr?actId=55008>。

數位內容完整發布上線後，國美館於 2025 年 12 月更進一步延伸推出實體互動導覽共 4 場次¹⁴，將 Podcast 的聲音魅力再度帶回美術館展間，邀請觀眾共同組成「美術探險隊」，以遊戲化的設定在展出不同時代藝術作品的展間內跟著演員穿梭，將線上的聲音情感再次轉化為現場的身體體感。這種從實體展覽到線上聲音，再由聲音劇場回歸展間的路徑，構成了完整的體驗循環，不僅深化參與者對於臺灣美術的認識，也呈現台語具備處理複雜藝術資訊的能力，展現美術館作為語言推廣與文化平權實踐場域的潛力。



圖 7、8 「美術探險隊，準備來去！」互動式戲劇導覽現場

四、臺灣台語繪本出版

除了教育推廣活動外，臺灣各博物館近年也投入台語文繪本的出版。臺博館於 2022 年推出華語版《捉迷藏》及台語版《覷相揣》（鄒駿昇繪作），透過斯文豪（Robert Swinhoe）與姜博仁跨越 150 年尋找雲豹的故事，開啟了自然史導讀的雙語新頁。文學館 2024 年推出華語版《樹可能記得》及台語版《樹仔凡勢猶會記》（Ballboss 繪作），以臺灣文學基地內居住最久的住民「樹」的視角，見證時代的更迭與地景變化，是本相當能引起共感的繪本作品，也延伸至母語的傳承與保存，成為語言意識推廣的熱門教材；2025

¹⁴ 國立臺灣美術館「美術探險隊，準備來去！」時代印記台語互動導覽，
<https://event.culture.tw/mocweb/reg/NTMOFA/Detail.init.ctr?actId=55063>。

年同樣由 Ballboss 繪製出版華語版《掛蚊帳的夜晚》、台語版《掛蠓罩的暗暝》，奠基於大量的史實研究，描繪一段尋找關於家的記憶的故事。這類「華、台語雙版本」同步出版的模式，顯示在博物館機構中關於繪本的出版，台語具備和華語同等並行的地位，但受限於長期以來的華語環境，優勢語言在思維上的先決地位依然隱約可見，仍能從作品中讀到創作過程以華語邏輯進行構思。

嘉義市立美術館 2024 年出版的台語文繪本《揣啥物》（李若昕繪作）不設華語對照，展現更具主體性的創作路徑。繪本以前輩藝術家陳澄波、林玉山的經典畫作為轉譯起點，與嘉義火車站、中央噴水池、阿里山等地景交織，期待與讀者的生活經驗直接連結。語言在此不再是解釋藝術的工具，而是藝術創作的本身，打破華語的框架與慣性，讓台語成為具備原創能量的思維方式，也深刻回應了母語運動對於「主體性」的訴求。

十三行博物館 2026 年出版的《綴貓頭鳥行大埕坑古路》¹⁵（廖書彥作，林昭慧譯寫），強調語言承載土地記憶的溫度，並附有詳盡的詞彙說明與語言學習例句，但其內容仍顯現出濃厚的學術轉譯痕跡，且知識深度較高，或許更趨於成人導向。國立歷史博物館 2026 年推出的數位繪本《雲遊博物館》（廖書彥作，林昭慧譯寫）¹⁶，則透過線上載體降低傳播成本並增加互動性，但同樣略可看出「華語思考、後製翻譯」的痕跡，「華文先行」的思維慣性也反映目前母語轉譯實踐中仍存在的銜接落差。

由博物館出版台語繪本的案例可以得知臺灣台語具備處理自然史、文學論述、藝術與考古等知識領域的精準度，然而，現階段博物館出版品仍多數停留在文字量較精簡的繪本，若要進行學術論述或專書的台語文出版，依然存在著極高的門檻，尚是待努力突破的方向。而進行相關出版時，若能擺脫

¹⁵ 十三行博物館《綴貓頭鳥行大埕坑古路》，
https://sshm.vh.ntpc.gov.tw/upload/e_book/owl/index.html。

¹⁶ 國立歷史博物館《雲遊博物館》，<https://fordesign.tw/clouds/>。

華文先行的慣性，跨越翻譯模式所產生的文化間隔，落實台語思維創作時，母語才真正成為具備原創能量的思維載體，博物館台語文出版品的實踐，除了保存推廣瀕危或受壓抑語言，也讓臺灣的歷史與美學以其原始、具生命力的方式持續流傳。

五、臺灣台語推動的可能行動

儘管《國家語言發展法》提供了法源依據，但在博物館場域中，要達到語言平權、台語正常化，仍面臨諸多挑戰，將當前困境與對應的可能行動歸納為以下面向：

(一) 專業人才缺乏與社群協作互動

博物館館員多數接受主流華語教育，缺乏以台語進行專業書寫與口語轉譯的能力，雖在策劃相關活動時能委託外部的專家學者進行譯寫，但翻譯和直接以母語思考創作仍是不同層次的產出，且台語在專業領域多數缺乏標準化用語，常導致無詞可譯或僅能選照字面讀的「翻譯感」，在溝通效率的權衡下，結局往往是回流至華語的輸出，也是目前許多原設定以台語進行的推廣活動中，華語仍高比例出現的原因。

博物館應建立內部語言增能與協作機制，參考芝加哥當代藝術館增設具雙語能力的專業職位，或是透過諮詢、訪談等各種形式的共創與合作，邀請台語使用社群進入博物館實際參與相關內容策劃，創造真正意義上的協作，以提升博物館詮釋觀點的多元性，產製原生的敘事內容。同時，博物館亦可發揮研究功能，針對不同領域編纂台語專業術語資料庫或詞語對照表，透過展覽與教育活動積極推廣新詞，恢復台語作為現代知識溝通工具的活力，目前也有由公視台語台定期邀請專家學者召開會議，討論新興詞彙的適當台語講法，建立的「台語新詞辭庫」¹⁷。另方面，招聘新進人員時或許也可將國

¹⁷ 公視台語台「台語新詞辭庫」，<https://www.taigitv.org.tw/taigi-words>。

家語言能力認證列為加分項或專業門檻，並定期舉辦相關員工教育訓練，增進以台語進行論述的專業知能外，也應同時增進第一線人員日常對話的基礎能力，朝向語言友善場域邁進。

(二) 專案化限制與制度常態化

雖然中央政府近年持續編列經費推動國家語言相關服務，目前所有館務運作仍以華語為絕對優勢語言，若沒有整體平權意識的提升，在多數博物館中，台語或其他國家語言的相關服務只能持續被視為有執行期限的專案活動而非常態業務，需要額外的資源投注才有可能執行。許多館所也會在特定的節日（如世界母語日）辦理相關活動，雖深具意義，但此類作法難以提供穩定有效的母語環境，反而強化了「講母語是特定情境才發生的特別活動」之刻板印象。

作為與觀眾接觸的最前線，現場人員的語言態度能直接影響對於語言友善的感受，可參考威爾斯語推行的經驗，透過設計專屬的「台語服務識別徽章」，讓具備台語溝通能力的館員或志工佩戴，主動告知觀眾可使用的語系，也能降低觀眾開口說台語的心理門檻。此外，更應透過爭取將多語服務納入年度例行業務編列預算，將資源投入常設的母語環境建構，確保觀眾能獲得穩定且高品質的母語服務。當然推動語言平權最根本的驅動力仍有賴全民語言意識的提升，臺灣是一座有著多元本土語言的島嶼，政府已立法保障多元的語言，也將本土語言的學習納入正式教育中，但語言的生命力最終仍取決於使用者的實踐意願，當博物館作為促進社會變革的行動者，率先營造出一個「語言安全」的環境，引導民眾看見語言背後所承載的價值，也更能觸動大眾的語言意識，民眾在心理層面因為產生共鳴，能夠說、願意說、且願意在公共場合說，才有機會促成前述的制度常態化及本土語言主流化。

(三) 認讀效率的困境與特定文化展示語言先行的嘗試

在國際化與雙語政策的發展背景下，目前臺灣博物館內的展板、作品牌文字的雙語通常皆為華語、英語並陳，若再增加台語版本說明，常被視為增

加觀眾資訊負荷或影響空間美感，如何維持多語言文字的易讀性，對空間的設計與安排而言是巨大的挑戰。且當前台語文字常以漢字、羅馬拼音系統共同標示，對於目前未受過台語文閱讀、書寫訓練的多數觀眾而言，在有限的參觀時間內，往往會為了快速獲取資訊而直覺性地忽略，使得母語文字服務在空間中僅具象徵意義。建議在處理展示文字或指標時可考量不一定要全文對照，而是根據各語言語境進行分層、分眾傳達，減少生硬的直譯感，以及適當利用 QR Code 數位延伸閱讀的方式將長篇論述內容數位化，維持多語並陳的易讀性。

而在展示特定文化的展覽內容中，部分以「台語先行」或許也是可行的策略，以臺南市美術館的展覽「恁兜攏按怎拜？從餐桌到神桌的藝術連結」¹⁸（展期 2026 年 1 月 22 日至 5 月 24 日）為例，透過藝術性的觀點與思維聚焦臺灣民間信仰，探討臺南家庭中「餐桌」與「神桌」的儀式感轉換。名稱以台語「恁兜攏按怎拜？」作為親切的問候，比起華語「你們家都怎麼拜？」傳達出更濃厚的在地情感，官方網站的展覽論述除華語、英語外，尚譯有日語、韓語版本，但缺乏與展示內容最為相近的台語文版本，對於承載特定民間信仰與生活記憶的展示，或許就是博物館實踐語言平權的絕佳機會，若能進一步在這樣的展示中嘗試將台語置於優先的位置，更能精準傳遞文化脈絡，如展覽提及許多食物名稱如「菜頭粿（tshài-thâu-kué）」、「米糕（bí-ko）」、「發粿（huat-kué）」等等皆以其台語名稱為人所知。這樣的試行方式不僅能消除非主流語言進入專業敘事的隔閡，也像是一種溫和的邀請，期待觀眾能透過最貼近文化的語言頻率，感受展覽想傳達的核心精神。

陸、結語

相較於制式教育中有限的本土語言課程時數及評量壓力，或當代社會家庭母語傳承功能的弱化，博物館作為非制式學習場域，提供了最輕鬆且直覺

¹⁸ 臺南市美術館當期展覽，<https://www.tnam.museum/exhibition/detail/675>。

的母語接觸機會，有效填補學校與家庭教育間的空白。博物館具備高度自主性與感官沉浸體驗的特質，為語言復振提供了無可取代的實踐空間。

博物館推動語言平權的實踐，不是只由單純增加服務語言選項來達成，更應落實於整體空間的友善營造與多語近用。藉由不同語言文字資訊的並陳，消弭觀眾對母語書寫及閱讀的陌生感，當平等的語言地景出現在博物館這類公共殿堂時，在環境脈絡上釋放出語言權利的正面訊號，才更能落實文化近用與包容的基礎價值。

而營運制度的常態化影響著社會文化脈絡，將多語內容納入年度常態業務中，能提供穩定長效的母語情境，使其成為博物館作為多元聲音平台的日常。透過現場人員佩帶「語言服務識別徽章」，主動邀請觀眾以非優勢語言展開對話，不僅能建立正向的互動經驗，也更有可能促進跨世代的自然交流，進而達成語言的傳承。最終，透過以臺灣台語為主體性進行思考的原生內容產製及不同形式的推廣，無論是實體活動或數位資源，博物館賦予母語承載現代知識論述的能力。以母語還原物件本身存在的歷史情境時，更能觸發觀眾個人脈絡的學習，連結過往的經驗與情感。

總結而言，博物館作為文化平權實踐場域的特殊性，在於能完整保留使用語言的情境，並將母語由家庭內的對話提升至公共溝通的專業視野。當博物館主動推廣母語時，不只是知識、語言的傳遞，更是語言平權的初步落實。台語作為臺灣目前使用人數僅次於華語的國家語言，在博物館場域的推廣經驗與模式，對於其他同樣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也具備重要的指標意義。博物館作為保障公民「以母語獲取知識」權利的實踐基地，期能讓每個人都以最自在、最熟悉的方式，找回與這片土地對話的文化主體性。

參考文獻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 (1997). 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In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88-21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ane, S. (2006). The Conundrum of Ephemerality: Time, Memory, and Museum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Edited by Sharon MacDonald. Blackwell Publishing.
- Edelstein, Ross. (2022). New Foundations: Principles for Disability-Inclusive Museum Practice.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47 (2): 192–205.
- Falk, J.H. (2009). *Identity and the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 (1st ed.). Routledge.
- Falk, J. H., & Dierking, L. D. (2013). *The Museum Experience Revisited* (1st ed.). Routledge.
- ICOM (2022). *Museum Definition*. (Prague General Assembly).
- Kloss, H. (1971). Language rights of immigrant group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2), 250-268.
- Sandell, R. (2002).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Routledge.
- Sandell, R. (2003). Social Inclusion, the Museum and the Dynamics of Sectoral Change. *Museum & Society*, 1(1), 45–62.
- Simon, N. (2010).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Santa Cruz: Museum 2.0.
- Skutnabb-Kangas, T.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Thimm, Johannes. (2007). American Exceptionalism—Conceptual Thou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e Politik. Vol. 13.
- UNESCO (1996).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Barcelona Declaration).
- Griffiths, J. (2021)／王翎譯 (2023)。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文化與強權的「統一」敘事，臺北：臉譜。
- 吳麗娟 (2019)。從小眾客製化走向全人細緻化的文化近用實踐－以國立臺灣美術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33 (3)，71-95。

林育辰（2020）。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推行國語運動之探討：1949-2003。弘光學報，（86），89-106。

洪惟仁（2010）。閩南語書寫法的理想與現實。臺灣語文研究，5（1），81-108。

陳佳利（2015）。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陳佳利、張英彥（2012）。博物館與身心障礙團體之文化參與權－英國與臺灣的個案研究。博物館學季刊，26（2），89-109。

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 年 1 月 9 日）。全國法規資料庫。

張學謙（2013）。臺灣語言政策變遷分析：語言人權的觀點。臺東大學人文學報，3（1），45-82。

張學謙（2020）。母語優先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規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5（1），175-200。

黃郁欽（2024）。寂寞的天才—黃土水。臺灣：大塊文化。

葉高華（2024）。臺灣族群史解謎：揭開平埔、外省、客家、福佬的歷史謎團，頁：46。臺灣：春山出版。

Colón, A. (2025). How Chicago's MCA is leading the charge for bilingual access to American cultural sites. Chicago Sun-Times.
<https://chicago.suntimes.com/art/2025/08/21/bilingual-museums-spanish-chicago-dual-language-programs-art-mca> 瀏覽日期：2026 年 3 月 2 日

Halperin, A. (2025). Comment | US museums are finally going bilingual: here's why it matters. The Art Newspaper.
<https://www.theartnewspaper.com/2025/08/12/comment-|for-us-museums-improved-language-access-is-a-bright-spot-in-an-otherwise-dark-landscape> 瀏覽日期：2026 年 2 月 26 日

MDNW & Kavanagh, J. (2019). Contemporary Collecting Toolkit. Museum Development North West, MDNW.
https://museumdevelopmentnorthwest.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7/mdnw_contemporarycollectingtoolkit_july2019.pdf 瀏覽日期：2026 年 4 月 15 日

Museums Association. (2008). Sustainability and Museums: your Chance to Make a Difference. London: Museums Association.
https://archive-media.museumsassociation.org/sustainability_web_final.pdf 瀏覽日期：2026 年 4 月 13 日

National Museum Wales. (2025). Annual Monitoring Report: The Welsh Language 2024/25

https://museum.wales/media/63996/Annual-Welsh-Language-Monitoring-Report-2024_25.pdf 瀏覽日期：2026 年 3 月 2 日

Oliva, A.D. (2025). Museums as translation zones. Association for Art Museum Interpretation (AAMI).

<https://artmuseuminterp.org/museums-as-translations-zones/> 瀏覽日期：2026 年 2 月 26 日

V&A. (2007). Disability Equality Scheme. V&A: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United Kingdom

https://media.vam.ac.uk/media/documents/legacy_documents/file_upload/31458_file.pdf 瀏覽日期：2026 年 4 月 13 日

Welsh Government. (2017). Cymraeg 2050: A million Welsh speakers.

<https://www.gov.wales/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8-12/cymraeg-2050-welsh-language-strategy.pdf> 瀏覽日期：2026 年 3 月 2 日

Welsh Government. (2025). Cymraeg 2050: Welsh language strategy action plan 2025 to 2026

<https://www.gov.wales/sites/default/files/pdf-versions/2025/3/4/1743083484/cymraeg-2050-welsh-language-strategy-action-plan-2025-2026.pdf> 瀏覽日期：2026 年 3 月 2 日

文化 部（2022）。《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111-115 年）》

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67&s=95743 瀏覽日期：2026 年 2 月 23 日

文化 部（2022）。《國家語言發展報告》（2023 年 3 月 6 日修正）

<https://file.mo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cwL3JlbGZpbGUvMTA1NjgvOTU3NDQvMjY1NWUwMWQtYmY4Zi00ZmYxLWlzMtAtOWQ4YjYjZkMGU0LnBkZg%3d%3d&n=6Kqe55m85aCx5ZGKKOS%2bnTHmnIgxMOaXpeacg%2bitsOS%2fruatoykwMzA2LnBkZg%3d%3d> 瀏覽日期：2026 年 2 月 23 日

